

团队的力量

潘与庆

说起团队,许多人脑海中也可能会出现这样一幅幅画面:倾巢而出的蜜蜂,排着长队搬家的蚂蚁,队形整齐南飞的大雁,配合默契、伺机进攻的狼群,成群结队过草原的羚羊、斑马,排队过河的野牛、大象,在海洋中快速游动的鱼群等等。

这些群居、集体行动的动物,由于数量众多、职责分明,在有经验的头领带领下统一行动。不管是在过河、迁移、长途跋涉中,还是遭遇突如其来的敌人入侵时,它们都会迅速传递危险信号,尽可能动用集体的力量,保护幼小个体,减少种群的伤亡,到达理想的地。

人类也许正是从这些动物身上学到了群体生活的长处,所以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都非常重视群体和团队的力量。

团队的力量来自何方?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需要领导的带头,有意识地去培养每个成员的责任心,树立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团队精神和群体合作意识才能形成。

不久前,我从儿子身上就看到了团队力量的伟大。儿子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每天早出晚归开车上下班,坐的时间多,走动机会少,所以腰围大了不少。我们希望他多动动,他总是以忙为借口,依然故我,缺少行动。

一天,我从微信上看到,他居然连续几天,每天走了一万多步。哇,这对于我儿子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后来一了解,原来是他们公司把全国近百名高管拉到戈壁滩,举行为期三天的拓展训练。

听儿子介绍,在这三天两夜的时间里,他们累计要跑88公里的路。每天步行要达八小时以上。多走点路我不反对,但是这对平时都是车行,步行可能一天一公里路都不到的“高管”,特别是到气候条件恶劣、人烟稀少的戈壁滩去徒步穿越,他能行吗?我还担心万一有人走不动,路上昏倒了怎么办?儿子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总部早就想到并安排好了。我还是不放心,那几天,我一直关注着他的微信和朋友圈的消息。

从微信和朋友圈我获悉,他们到了目的地,稍作休整,便进行了团队组建、务虚、风采展示等前期工作,儿子还担任了其中一个队的队长。宣誓大会上,公司总裁亲自上台表态,将和团队一起全力以赴,坚持到底!当各队队长从总裁手中接过了队旗,纷纷表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一定不抛弃不放弃,竭尽全力,去争取胜利!

集结号吹响了,战旗猎猎,一场关乎团队荣誉和使命的征战开始了。大家或击掌或牵手高呼:“团结一致、同心同路!”“坚持信念、全力以赴!”“不抛弃不放弃,坚决完成88公里戈壁行目标!”激昂的口号声响彻在戈壁夜空。

这三天团队穿行戈壁滩的资料不多,也许为了赶时间,他们也来不及拍照摄像。只看到几张他们三五成群在荒漠上互相搀扶、艰难跋涉的照片……

直到最后,我才知道他们的战果:第一天,他们是十个队中的第九名;第二天,他们队不甘落后,个个努力前行,成绩从倒数第二一跃而为第二名。最后一天,他们更是看到了希望,一鼓作气,全程冲刺,第一个到达了终点……

那几天,他们每天走一万多步,到了戈壁,每天冒着风沙在戈壁滩上行走二三十公里路,有人脚上起泡了,脚扭了,有的队友坐在地上实在不想走,队友们互相鼓励、互相搀扶前进……回顾这些,许多人哭了,儿子平时“有泪不轻弹”,也流下了无比激动的眼泪……

我在微信上祝贺儿子他们戈壁行所取得的成功,寄语他们胜利永远属于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敢于奋斗、勇于前行的人们!

事后,儿子对我说,如果他一个人走,绝对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团队的力量促使他一路勇敢前行,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段经历他将永生难忘。

我现在常常在微信上看到他一天走一万多步,这是他下基层的记录,腰围也小了许多。我相信,团队穿行戈壁滩的经历一定会对他以后的人生发挥积极的影响。祝愿他把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牢记在心头,勇敢走向未来、走向更大的成功!

新西兰治安不错。超市购物可自助结账,没有收银员(上海目前也有此类经营商家)。很多人家栽种果树,并无任何防护措施,成熟后采摘,直接摆放于门前。无人售卖吆喝,边上立块小木牌,明码标价,购买者自觉称重付款,自觉找零。此地住房大多一栋一栋,独立小别墅,没有院门。我想起一朋友自驾游,提前网上预约陌生的居所,房东不在家,直接留下钥匙,客人到了自己交钱入住。感慨“人之初,性本善”的美好,信任在人与人之间,愈显珍贵。

旅途漫长而辛苦,地导讲本地奇闻趣事。在新西兰,很多毛利人原住户不工作,女人靠生孩子领低保,足够维持日常开支。每人每周可领到200多纽币(相当于1000元人民币)。大家听后笑着。地导说,本国人人所有财产通通习惯买保险,一旦被偷被烧被抢,立即上报,保险公司甚至不用调查,先行无理由全额赔付。真的假的?女人与小孩地位高于一切,地导说着笑起来,有一次房东家断电,打电话到电力公司,说冰箱没电,小孩没东西吃,公司立刻派人上门检修,恢复供电外加赔偿精神损失。众人啧啧摇头。若一对男女吵架,只要报警,不论是哪一方的过错,男人先被拘留关禁闭再说。大家哈哈,欢乐中不觉已到目的地。

入住酒店,发现没被子。怎么睡?当地人到室温与光照要求高,中国人睡觉习惯厚被子褥子,他们就是一个薄编织毯。一行人嚷嚷不习惯。地导不紧不慢道,欧洲人洗衣服,并不

喜欢太阳晒,靠烘干机烘,屋内空调常年运行,电灯彻夜亮着,睡觉时有点东西盖肚皮就行。话音未落,有人小声地投诉,提倡喝直饮水不错,牛奶源新鲜不假,可通通冰凉,国人肠胃受不了呵。

新西兰拥有发达的畜牧业,位于北岛罗托鲁瓦的爱哥顿农场,为新西兰最大最先进的观光农场,面积约150公顷矮草坪,却有7个人管理运营。典型的“羊比人多”国度,平均1.2人拥有一台小汽车,2.8人拥有一艘船,码头停泊着各种游艇帆船,幸福指数再次触及我们的灵魂。导游是位华裔新西兰帅哥,众人艳羡声中他长叹一声,“新西兰富裕,生活悠闲,但好山好水好无聊,方圆几里地,看不见一个人呐……”他更怀念祖国的热闹,偶尔纠结于华丽物质与精神世界之间,难以抉择。习惯了魔都夜生活的我们,晚饭后出去散步,很快便垂头丧气。商店食肆无论大小,通通下午五点钟关门。仿佛一座空城。灯光烁烁!

沿途风景如画,很多地方值得驻足,但路边不允许随意停留,有人一路昏睡。中转站休息,同车一位来自湖南的游客以人民币100元价格,从另一辆大巴车上的中国游客手中,买下一瓶标价澳币39.99元的新西兰产蜂蜜。上车后见人就拿出来炫耀,洋洋自得。车行半个钟头她忽然嚷嚷起来,“大脑壳细纹身,鸡靶子脚,毛良心啊!”众人面面相觑。有人做翻译,说她给了人家30元澳币,折下来差不多180元人民币,豆腐

节外生枝

王 蓉



节外生枝,却只有一个人管理运营。典型的“羊比人多”国度,平均1.2人拥有一台小汽车,2.8人拥有一艘船,码头停泊着各种游艇帆船,幸福指数再次触及我们的灵魂。导游是位华裔新西兰帅哥,众人艳羡声中他长叹一声,“新西兰富裕,生活悠闲,但好山好水好无聊,方圆几里地,看不见一个人呐……”他更怀念祖国的热闹,偶尔纠结于华丽物质与精神世界之间,难以抉择。习惯了魔都夜生活的我们,晚饭后出去散步,很快便垂头丧气。商店食肆无论大小,通通下午五点钟关门。仿佛一座空城。灯光烁烁!

沿途风景如画,很多地方值得驻足,但路边不允许随意停留,有人一路昏睡。中转站休息,同车一位来自湖南的游客以人民币100元价格,从另一辆大巴车上的中国游客手中,买下一瓶标价澳币39.99元的新西兰产蜂蜜。上车后见人就拿出来炫耀,洋洋自得。车行半个钟头她忽然嚷嚷起来,“大脑壳细纹身,鸡靶子脚,毛良心啊!”众人面面相觑。有人做翻译,说她给了人家30元澳币,折下来差不多180元人民币,豆腐

卖成了肉价钱,赔大了!

无巧不成书。下一个休息站,湖南人再次邂逅卖蜂蜜那位,她顾不得去方便,堵在厕所门口叽哩哇啦,手举那瓶蜂蜜,面红耳赤。我看见两个老外走进,又退出,满脸惊诧,小声地说着什么……

对于不同的人群而言,巴黎圣母院就好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般,有着十分不同的认知和理解。从其于中世纪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它是国王们于此展现自己权威以及“天赋君权”的殿堂;对于18世纪的革命者而言,它是教权与皇权的象征;对于那些熟悉且对欧洲艺术以及建筑史感兴趣的人而言,巴黎圣母院则是哥特时期的典型艺术杰作,通过它所展现的其实是12世纪诞生于法国的哥特艺术思潮的兴起,以及在19世纪随着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思想先驱普金与约翰·拉斯金等人的重新发掘,而使得哥特艺术与建筑再次成为欧洲新艺术产生的内在动力;而对于更广大的读者而言,巴黎圣母院的印象则来源于1831年文豪雨果所出版的同名小说,丑陋无比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和美丽的吉卜赛女郎埃斯梅拉达之间的优美情感,令人唏嘘且迷恋,由此也使得这座原本遭受了众多磨难的天主教堂再次受到重视,而于几年后在法国著名建筑师勒·杜克等人的精心设计和修缮下拥有了今日的模样。

正是因为不同人群对这一建筑的不同认识、感知与理解,使它成为这些意见交汇的重要场所,由此出现了其后“成败皆于此”的状况。勒·杜克的修缮工作耗时两年,并且十分精彩地诠释并极大地丰富了其风格化修复的内涵。在其《巴黎圣母院报告》中,建筑师写道:“修复的目的是让建筑重现已经被剥夺的丰富和光彩。在修复中,艺术家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将自己完全抹去,忘记自己的品位,自己的直觉,来研究自己的修复对象。”这里存在的一个观念是“某座被毁坏的建筑物能够通过修缮而恢复到最初的模样”,由此也希望能够重新接续那一在历史发展中被摧毁或消磨的内在精神与气质,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巴黎圣母院在各个时期所遭到的有

意奉承、辉煌或破坏与损毁本身,所折射出的是不同群体、集团、文化以及政治势力的角逐与斗争,因此当它在遭遇破坏后重新得以修缮与恢复时,这本身就暗示着某种转折,甚至断裂,而更多的是意义的累积与创新。或许也正是这一点造就了巴黎圣母院复杂且迷人的气质。

在雨果的小说里,这个发生在教堂内的故事有一个十分邪恶、道貌岸然的

副主教克洛德,对此所产生的讽刺或许也正暗示了伴随着19世纪世俗理性主义的崛起,传统中世纪对于个体的束缚力量遭到批判与抛弃。那么作为中世纪神学思想具体化的这一哥特式教堂呢?在这一空间内,不同阶级、文化与性别的角色在其中穿梭与碰面,产生联系与摩擦,甚至激烈的对抗……在某种程度上,雨果在借用巴黎圣母院所代表的传统气氛的同时也在重新为其赋予新的意义和生命力。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建构了它蔓延至今新的魅力,以及它作为某种象征生命的延续、发展与不断地更新。

一座建筑永远不会仅仅只是如此,很多时候它们既见证着各种社会思潮、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协调与碰撞,同时也为其所再次塑造和创造。1969年,肯尼斯·克拉克在纪录片《文明》中,站在巴黎圣母院前对着镜头说道:“什么是文明?我不知道,我无法用抽象的定义来界定它,但是我认为当我看到它时,我就会立刻知道”,然后他转看圣母院,补充道:“我现在正看着它。”

然而,建构出这一“文明”的历史我们却很难通过直观地看就能知晓,以及在那些美丽的砖石墙面、轻佻高耸的结构以及五彩迷人的中世纪彩绘玻璃背后,流动的其实是十分激烈的摩擦、碰撞与融合,影响着过去、现在甚至未来。

潮来花

周德饬

我叫潮来花,细长的花梗,深红色的花瓣组成的花冠呈喇叭形,与深绿色叶子相伴。

我热情奔放,所以选择阳光特别灿烂的夏秋两季开放。我不喜欢张扬,各大公园里没有我的身影,我只是悄悄地躲在不起眼的地方生长,许多人可能不认识我。

我之所以叫潮来花,是因为我每天随着潮汐开放。随着地球不停地转动,太阳和月亮对海水的吸引

力亦在发生变化,所以有了潮涨潮落这一自然现象。潮涨时我就以笑脸相迎,潮落则闭目养神。虽然我不在大海边,然而根据月亮在天空的位置,我能准确掌握开放时间,毫无差错。

我虽然不能跟蔷薇、牡丹、芙蓉诸花媲美,更不能作为盆景登堂入室,但我计较。我有很强的时间观念,在百花中可谓独一无二。这一点永远值得我安慰和自豪。



云山谣 (摄影) 周文静

七夕会

在上海举办的F1第1000站比赛的硝烟散尽有些日子了,但回想那个沸腾的周末,内心依然难以平静,因为我是这场赛车盛宴的两位现场主持人之一。

F1转播方有个“规矩”,即每到一个分站都会邀请一位当地男主持人和他们的女主持人Rosanna Tennant一起现场主持。要成为Rosanna的搭档,除娴熟英语主持、了解F1外,还要达到一定的身高,因为Rosanna身高1米85,如果不“般配”,会不协调,有碍F1形象。我身高1米84,虽然差她一点,还是被有幸“相中”。

我在上海电视台外语频道当过多年体育记者,认识很多运营赛事的朋友。他们觉得我熟悉体育,长相靠谱,嗓音够格,能说一口流利的海归英语,所以多次邀我参与主持国际赛事。

去年F1在上海比赛期间我就为转播方主持过一些活动。今年任务分量大大加重,全部直播,要两人配合默契,而且还时不时会有曾经的F1世界冠军作为嘉宾加入进来。周末,1996年的车手总冠军达蒙·希尔就和我们聊了好一阵子;在排位赛当天上午,四次夺得F1车手总冠军的阿兰·普罗斯特来到围场里,给他在1993年驾驶过并带来年度总冠军的威廉姆斯雷诺战车签名。我和Rosanna一起主持了这项活动,通过上赛场屏幕直播了出去。

对F1主持人干扰最大的莫过于“噪声”。F1赛场是个喧嚣的世界,各种各样“肆无忌惮”的声响很容易让主持人分神,哪怕是车队工作人员给轮胎拧上或卸下一个螺帽,那音量可以刺耳到使主持人一瞬间根本听不到自己在说什么。我

们在家里可能使用过手枪式工具来拧螺帽,F1车队也用类似工具,只是声响相当于家里使用时发出的音量乘以100。正赛当天,我和Rosanna站在人山人海的发车区,就算把我们的声音无延时地投放到场内无

难忘主持F1第1000站

张 勤

处不在的音箱中,我耳朵里也只有22辆赛车引擎空转时发出的轰鸣。采访刘翔时,我几乎是靠“读唇”才勉强知道他回答了什么。更要命的是,我还要把Rosanna和嘉宾们的话翻成中文或英文。还好,精力高度集中使整个赛事期间的主持工作完成得不错,转播中心里的人在每次切掉画面后都通过耳机表示“非常满意”。

F1转播中心是个很值得一说的核心所在。从外面看是

很不起眼的一排平房,进去才知它由二十来个集装箱组成,全世界观众看到的比赛画面都是在这里制作和播出的。它有着非常严格的安保措施,站岗放哨的人员、开卡车搬设设备和物资的司机以及保洁工等,都是从英国空运来的“专职老外”。这些集装箱内有几百套设备,上百人在里面工作,十几位导演负责指挥调度,分工细致明确。F1可谓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并称世界三大赛事,而工程的核心就在这些寻常的集装箱里。我想拍几张集装箱里照片,但被告知“严禁”。

比赛结束,集装箱转播中心里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不固定的物品——桌子、椅子等被迅速清空,而所有电子设备,包括电脑、显示器、操控装置等都

是固定死的,直接封箱,运往下一个分站。

F1的广告可用“铺天盖地”来形容,赛车身上被贴得满满当当。作为一项烧钱的运动,它离不开广告业的支撑。但仅靠车身广告远远不够。运营方还有许多其他办法,其中有个创意我很钦佩。上赛场大直道顶端那块差不多有两个篮球场大的平地,被刷成了一片绿,F1的行话叫“绿背”,在转播赛事的时候,会运用CG技术在“绿背”上投放不同的广告,并通过转播信号发送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当车手在这条直道上较劲的时候,中国观众看到电视直播画面中出现的赞助商广告可能是手表,而欧洲观众看到的可能是啤酒,北美观众看到的可能是银行,这是根据广告商要求安排的,而现场观众看到的就是一片绿——你是不是没想到呢?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